



人間詩話

人間喜慶

世界杯「後遺症」

齊
夫

歷時一個月、如火如荼的世界杯結束了，西班牙隊捧得大力神杯載譽而歸，似乎一切都畫上了句號，成了歷史。可是不然，那些鐵桿球迷突然發現自己得了世界杯「後遺症」，這也不舒服，那也不習慣，心情失落，無精打采，茶飯不思，夜夜難眠，好不痛苦。細數症狀，主要有如下幾條：

無所適從。世界杯期間，球迷們生活充實，內容豐富，每天都有希望，每夜都有盼頭，看球如癡如醉，談球滔滔不絕，悠悠萬事，唯此為大。賽事一結束，頓時倍感空虛，精神突然失去寄託，心情焦慮，無所事事，一天到晚不知該幹什麼好。

啤酒上癮。真球迷看球必喝啤酒，無啤酒便無法看球，或在酒館裡與球友開懷暢飲，邊看邊喝，或在家裡自斟自飲，見好球，浮一大白讚嘆，遇臭腳，再喝半杯泄恨。一場球下來，身邊擺滿酒杯，喝得醉眼迷離。一個月下來，比賽沒少看，眼福大飽，啤酒也上了癮。

體重超標。看球不僅要喝啤酒，還要佐以零食，熬夜看球，更須有夜宵保證。這期間飯茶不減，活動量卻銳減，熱量依舊，脂肪大量積累，一天要坐五六個小時看球，不發胖那才見鬼。果然，一個月下來，體重大增，肚皮驟厚，帥小夥變成胖漢子，中部崛起啤酒肚。

失眠難熬。世界杯期間，每夜要兩點半起來看球，一開始難受，後漸成習慣，每到半夜便開始興奮，不用上鬧鐘就能自動醒來，看得雲天霧地，頭昏腦脹。比賽結束，人去樓空，生物鐘卻已形成，每到夜半時分就會醒來，遲遲難以入眠，輾轉反側，痛苦萬分。

遲到成習。大賽進行之際，大家都變得空前寬容，老闆也不那麼嚴厲了，領班也不那麼計較了，上班遲到個半小時，都算是情有可原。可比賽結束了，人卻一下子緊張不起來了，還是拖拖拉拉，習慣性照樣遲到，於是老闆臉黑了，領班發脾氣了；再遲到，請你捲鋪蓋走人！

脾氣見長。平日裡，是典型的「妻管嚴」，叫幹家務就幹家務，叫擦地板就擦地板，沒一點脾氣。世界杯一來，陽氣上升，突然覺得腰桿挺起來了，老婆也格外體諒，通情達理，這一個月裡低眉順眼，於是居然把他脾氣慣出來了，敢跟老婆叫板了。不過，世界杯一完，老婆就一巴掌把他打回了原形。

「是非成敗轉頭空」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離我們遠去，沒有足球的日子還得照樣過，不看世界杯，我們的生活依舊豐富多彩，球迷們，讓我們走出世界杯「後遺症」，投向火熱的新生活吧。

粵語與唐音宋韻

陳錫波



語言三要素，語法、語音、詞彙。語法，比較穩定，因此我們得以閱讀幾千年前老祖宗的詩文。詞彙，不斷在增加，一些詞語後人少用或不用，但是「死而不亡」，活在流傳下來的古詩文中。語音，比較活躍、多變。

古代沒有錄音機，如何知道語音之變？可以知道，試看後人根據唐詩讀音總結的《平水韻部》，上平聲一東的隆、同、忠、宮……和二冬的龍、形、鐘、恭……，現在的讀音是一樣的，韻母都是ong，沒有區別。然而此兩韻唐人讀音必有區別，否則，為何分兩部？宋距唐不遠，可就分不清了。蘇東坡有一首很有名的詩《題西林寺壁》，

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！」其峰字屬於二冬，同、中卻是屬於一東。宋人的讀音已然發生變化，難以區分，不然大學士何以混用？這種變化不僅僅只是一東二冬兩韻，還有上平的十三元、十四寒、十五刪和下平的一先，下平的十三覃、十四鹽和十五贊……等等。後人總結宋詞的用韻，其中很多是合併了，《平水韻部》中的一百零六韻，平上去三聲各合為一部，共十四部四十二韻，另加入聲部，總共十九部四十七韻。就是說，唐人一百零六個韻，其中一部分宋人已分不清，分不清的，合併。

奇怪，上邊提到的上平十三元、十四寒、十五刪和下平一先，以及下平十三覃、十四鹽和十五贊，現代漢語的讀音，韻母都是an，或者加半元音的ian或uan，宋人將元、寒、刪和先合為一部，作第七部；覃、鹽和贊另合為一部，為第十四部。第七部和第十四部彼此韻母相同，何以不合為一部？內中有何奧妙？寒與含、灘與貪、蘭與藍、干與甘、煎與尖……有什麼不同？今人分不清，但是宋人分得清；現在說粵語的人也分得清。覃、鹽、贊三韻的字，讀音都是雙唇音m，而元、寒、刪、先的韻母an不同，含、貪、藍、甘、尖就是這樣，說明唐宋時期都有雙唇音m的尾音，這個讀音粵語一直保留着。

和覃、鹽、贊三韻一樣的，還有下平的十二侵、上聲的二十六寢、二十七感、二十八儉、部分二十九諫和去聲的二十六心、二十八勘、二十九艷及三十陷，這些韻部的字，讀音全部是雙唇音m的尾音。

雙唇音m的尾音是粵語語音的特點之一，粵語與唐音宋韻一脈相承。粵語既保存唐宋雙唇音結尾的讀音，又保存着古漢語平上去入騰挪跌宕的四聲調，聲韻也與唐詩宋詞相一致，粵語繼承和保留着中華民族古漢語的語音，延續着富於音樂感的優美的華夏之聲！

草魚抹銅餅

程廣海



微山湖的魚有近百種，吃法也千奇百怪，其中，草魚抹鍋貼是微山湖漁家最常見的一種食魚烹製方法。所需原料，鯽魚、鹽、麵、湖水、辣椒而已。

魚可以隨時從湖中打撈，所以做出的魚又鮮又嫩又好吃。先用湖水洗乾淨，刮鱗、去內臟（有魚籽留在肚中），不用沖洗魚血，把魚直接放在鍋裡就可以了，舀是幾瓢湖裡的清水，先大火燒開，再

慢火去熬。花椒、大茴、黃醬，可隨意酌量放入；也可以只加鹽和辣椒。開鍋後，把不發酵的實麵餅子（有的還摻不好賣的小魚蝦在麵中）拍成橢圓形薄薄的餅，貼在魚鍋內邊緣上，使餅一半浸魚湯中，一半在鍋壁上。魚燉好了，餅也熟了，把魚盛入盆中（漁家多用小盆盛菜），將餅入筐。做好的魚，鮮嫩可口，湯汁味美；餅，一面焦黃，一面油亮，吃在嘴裡既筋道又香脆，魚鮮麵香兼而有之，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微山湖美味。

草魚抹鍋貼所用的魚，一般為湖中高產的鯽魚

，俗稱草魚，大的稱草魚板子，小的稱小魚頭，大小均可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，微山湖裡的漁民大部分還用高粱、瓜乾、豌豆的混合雜麵抹鍋餅，只有過節或出湖打魚時才捨得用白麵。所以，這道菜又稱「鮮魚白鍋餅」。

近年來，隨着旅遊的升溫，許多近乎失傳的微山湖小吃被挖掘出來，要想吃到正宗的草魚抹鍋餅，必須到湖裡的漁民家裡才可以，因為只有用湖裡的水和剛捕撈上來的鮮魚，做出的味道才鮮美地道。

中山裝有望再度流行

兩位詩人蘆荻

許定銘



香港有兩位筆名都叫「蘆荻」的詩人，為了避免混淆，後來都冠上原姓，成了方蘆荻和陳蘆荻。

方蘆荻（一九四〇—）是廣東開平人，在香港受教育及成長，珠海書院畢業，曾任教師、記者及編輯。他活躍於一九五〇至七〇年

代的香港文壇，在報刊上發表大量現代詩，曾在內卡河兩側森林遍布的綠色丘陵地上，多座教堂的尖頂聳立在一片片橘紅色屋頂之上，構成一種似乎只有在童話世界裡才有的優美意境。河上幾座古老的石橋，城裡狹窄的中世紀大卵石街道，以及兩旁的巴羅克風格建築，在在顯示了這個城市的悠久歷史。

海德堡城堡是這個城市的著名旅遊景點。這座綜合自哥特式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各種風格的堡壘式小城，八百年前就屹立在那片高地上了，但由於歷代戰爭，它的主體建築已被破壞得只剩下三垣斷壁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整個海德堡卻未遭轟炸而安全無恙，不像其他德國城市那樣難逃被夷為平地的命運。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既非工業中心、又非交通樞紐的城市沒有什麼可炸的，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軍隊早就打算在戰後將此城用作駐軍之地。事實上，海德堡至今仍保留有兩個美軍基地，其中一個名為「馬克·吐溫村」，「村」內軍官子女們的小學也以馬克·吐溫的名字命名。

用一個偉大文學家的名字來命名一個軍事基地，似乎顯得有點兒不倫不類，卻也事出有因。這是因為馬克·吐溫及其家人曾於一八七八年春夏在海德堡逗留了三個月之久。吐溫也是個旅行家、演講家，曾兩次赴歐，旅居多年，四處講演，還寫旅行書，這次到海德堡一是為了寫書，二是為了進修德語，而進修的結果竟是其名篇《可怕的德語》的問世。

他選擇海德堡，或許因為這是一座安靜的大學城，他可在海德堡大學學德文。創辦於一三八六年的海德堡大學是德國第一所高等學府，大學生佔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，哲學家黑格爾曾是該校教授，不少哲學家和大學教授曾在內卡河畔的「哲學家之路」散步、漫談；也許是因為他偏愛這個城市的名字，——他在密西西比河

座有十五萬人口的城市。給人第一眼印象就是風景如畫。在內卡河兩側森林遍布的綠色丘陵地上，多座教堂的尖頂聳立在一片片橘紅色屋頂之上，構成一種似乎只有在童話世界裡才有的優美意境。河上幾座古老的石橋，城裡狹窄的中世紀大卵石街道，以及兩旁的巴羅克風格建築，在在顯示了這個城市的悠久歷史。

海德堡城堡是這個城市的著名旅遊景點。這座綜合自哥特式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各種風格的堡壘式小城，八百年前就屹立在那片高地上了，但由於歷代戰爭，它的主體建築已被破壞得只剩下三垣斷壁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整個海德堡卻未遭轟炸而安全無恙，不像其他德國城市那樣難逃被夷為平地的命運。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既非工業中心、又非交通樞紐的城市沒有什麼可炸的，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軍隊早就打算在戰後將此城用作駐軍之地。事實上，海德堡至今仍保留有兩個美軍基地，其中一個名為「馬克·吐溫村」，「村」內軍官子女們的小學也以馬克·吐溫的名字命名。

用一個偉大文學家的名字來命名一個軍事基地，似乎顯得有點兒不倫不類，卻也事出有因。這是因為馬克·吐溫及其家人曾於一八七八年春夏在海德堡逗留了三個月之久。吐溫也是個旅行家、演講家，曾兩次赴歐，旅居多年，四處講演，還寫旅行書，這次到海德堡一是為了寫書，二是為了進修德語，而進修的結果竟是其名篇《可怕的德語》的問世。

他選擇海德堡，或許因為這是一座安靜的大學城，他可在海德堡大學學德文。創辦於一三八六年的海德堡大學是德國第一所高等學府，大學生佔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，哲學家黑格爾曾是該校教授，不少哲學家和大學教授曾在內卡河畔的「哲學家之路」散步、漫談；也許是因為他偏愛這個城市的名字，——他在密西西比河

座有十五萬人口的城市。給人第一眼印象就是風景如畫。在內卡河兩側森林遍布的綠色丘陵地上，多座教堂的尖頂聳立在一片片橘紅色屋頂之上，構成一種似乎只有在童話世界裡才有的優美意境。河上幾座古老的石橋，城裡狹窄的中世紀大卵石街道，以及兩旁的巴羅克風格建築，在在顯示了這個城市的悠久歷史。

海德堡城堡是這個城市的著名旅遊景點。這座綜合自哥特式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各種風格的堡壘式小城，八百年前就屹立在那片高地上了，但由於歷代戰爭，它的主體建築已被破壞得只剩下三垣斷壁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整個海德堡卻未遭轟炸而安全無恙，不像其他德國城市那樣難逃被夷為平地的命運。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既非工業中心、又非交通樞紐的城市沒有什麼可炸的，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軍隊早就打算在戰後將此城用作駐軍之地。事實上，海德堡至今仍保留有兩個美軍基地，其中一個名為「馬克·吐溫村」，「村」內軍官子女們的小學也以馬克·吐溫的名字命名。

用一個偉大文學家的名字來命名一個軍事基地，似乎顯得有點兒不倫不類，卻也事出有因。這是因為馬克·吐溫及其家人曾於一八七八年春夏在海德堡逗留了三個月之久。吐溫也是個旅行家、演講家，曾兩次赴歐，旅居多年，四處講演，還寫旅行書，這次到海德堡一是為了寫書，二是為了進修德語，而進修的結果竟是其名篇《可怕的德語》的問世。

他選擇海德堡，或許因為這是一座安靜的大學城，他可在海德堡大學學德文。創辦於一三八六年的海德堡大學是德國第一所高等學府，大學生佔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，哲學家黑格爾曾是該校教授，不少哲學家和大學教授曾在內卡河畔的「哲學家之路」散步、漫談；也許是因為他偏愛這個城市的名字，——他在密西西比河

座有十五萬人口的城市。給人第一眼印象就是風景如畫。在內卡河兩側森林遍布的綠色丘陵地上，多座教堂的尖頂聳立在一片片橘紅色屋頂之上，構成一種似乎只有在童話世界裡才有的優美意境。河上幾座古老的石橋，城裡狹窄的中世紀大卵石街道，以及兩旁的巴羅克風格建築，在在顯示了這個城市的悠久歷史。

。

一個美國留學生犯了錯誤得入獄，馬克·吐溫取得他同意後會隨他進獄一看，並在《浪迹海外》中對獄中情形作了細緻描述，還摘錄了布告上的「獄規」。

這種嚴懲學生之道，在學校紀律比較鬆弛的美國簡直不可設想，馬克·吐溫因此甚感驚訝。不過他似乎更關切海德堡大學生的擊劍決鬥現象，因為他自己年輕時在內華達州會感受過對這種亡命行為的強烈恐懼。當時內華達州進行決鬥，他為弗吉尼亞城《事業報》代行總編輯，與另一家報紙的代主編有一場小小筆戰，結果雙方都有人鼓搗他們決鬥，他最後才勉強同意，立好遺囑，臨時抱佛腳練槍法，上場之前毫無信心，誠惶誠恐。結果倒是一個同事靈機一動，在對方到來之前先拔槍打死一隻小鳥，然後告訴對方說，這隻鳥是克列門斯（吐溫的原名）打下來的，對方見了不寒而慄，因此放棄決鬥，這兩人也就沒有一人白白喪命。

聰明的海德堡人知道馬克·吐溫的持久影響力，所以如今海德堡最受歡迎的旅行安排是名為「馬克·吐溫之旅」的遊覽活動，——在海德堡老城，沿馬克·吐溫的足跡走，聽導遊講述老城的歷史和吐溫的故事，來自美國的遊客沒有一個不會不感到興致勃勃，海德堡接待的美國遊客總數因此總超過其他德國城市。但是，美國人對德語的興趣不會因此而增加，想學德語的美國人依然寥寥無幾，這是因為馬克·吐溫早就說過，德語是「可怕的」。他那篇《可怕的德語》作為附錄加在了《浪迹海外》內。

德語確實是一門難學的語言，連吐溫這樣的語言大師也望而卻步。像俄語一樣，德語名詞都有陽、陰、中性之分，房子、桌子、椅子都是實用的東西，可偏偏分屬不同性別。德語動詞呢，更是莫名其妙地一定要放到句子的末尾，人家說話，你沒有聽到句末，就聽不懂他究竟在說什麼，讓你乾着急，也不能插嘴。

吐溫在他的對德國語言的「討伐書」裡，列舉了德語的種種奇特、古怪、不合情理現象。他舉例說，「雨」到底是陽性還是陰性或中性？他就得猜測半天，猜不對的話，就不能在它前面亂加定冠詞，因為定冠詞也有性別之分，不像英語裡只有一個無性的「the」。

而這種性別之分又無規律可循，樹是陽性，樹上長的芽是陰性，而樹葉是中性；狗是陽性，貓是陰性，馬卻成了中性；人的嘴、頸、胸、肘、手指、指甲、腳和身體都是陽性，而鼻、唇、膝、肩、乳房、手、腳趾卻都是陰性；女人是陰性，那自然正確，可妻子、姑娘卻都成了中性。他認為：這門語言大概只是其發明者道聽途說、亂記瞎編的結果。他曾不無誇張地說，一個智者學會英語只要三小時，學會法語要三十天，學會德語要三十年。他的結論是：「學德語生命太短」。

馬克·吐溫對德語的反感令我想起列夫·托爾斯泰，後者雖然從小學德語，而且德語教師是被請到家裡來教的，卻對德語一直沒有好感，而把這門語言比喻為「永無盡頭的鐵軌」，一直往前往前，直至地平線。

吐溫和托爾斯泰都卒於一九一〇年，今年是他們逝世一百周年。他們生前應互相知道。托爾斯泰會引用過吐溫的一句話：「關於我的死的謠傳是大大地誇張了的。」吐溫對這位俄羅斯文豪了解得更多，他的最佳文友、作家、評論家威廉·豪威爾斯是托爾斯泰的熱烈崇拜者，在他倆的來往書信中曾多次提及托爾斯泰。

美國有關學術機構今年都舉辦紀念吐溫和托爾斯泰逝世百年活動，如波士頓大學將在八月舉行報告會，選題包括「吐溫、托爾斯泰與聖經」、「吐溫、托爾斯泰在二十世紀」、「翻譯中所失落的：英語中的托爾斯泰，俄語中的吐溫」。

筆者在撰寫本文及另一篇關於吐溫的文章時，深感這位一個世紀前離世的美國大作家仍然離我們很近，他的睿智和幽默仍然可敬可佩。在他詼諧的文字裡，我們仍能聽見悲哀的笑聲，在他俏皮的話語裡，我們仍能感受思想的沉重。他讓我們更加熱愛文學，熱愛真正有生命、有血氣、有理想、有活力的文學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